周易正義/07.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繫辭上卷七之八

周易正義
繫辭上卷七之九
孔穎達疏

繫辭上卷七之十

子曰：「知變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為乎？夫變化之道，不為而自然。故知變化者，則知神之所為。

[疏]正義曰：言易既知變化之道理，不為而自然也。則能知神化之所為，言神化亦不為而自然也。

《易》有聖人之道四焉：以言者尚其辭，以動者尚其變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。」此四者存乎器象，可得而用也。

[疏]「《易》有」至「其占」。○正義曰：「《易》有聖人之道四焉」者，言《易》之為書，有聖人所用之道者凡有四事焉。「以言者尚其辭」者，謂聖人發言而施政教者，貴尚其爻卦之辭，發其言辭，出言而施政教也。「以動者尚其變」者，謂聖人有所興動營為，故法其陰陽變化。變有吉凶，聖人之動，取吉不取凶也。「以制器者尚其象」者，謂造制形器，法其爻卦之象。若造弧矢，法睽之象，若造杵臼，法小過之象也。「以卜筮者尚其占」者，策是筮之所用，並言卜者，卜雖龜之見兆，亦有陰陽三行變動之狀。故卜之與筮，尚其爻卦變動之占也。○注「器象」。○正義曰：「辭」是爻辭，爻辭是器象也。「變」是變化，見其來去，亦是器象也。「象」是形象，「占」是占其形狀，

並是有體之物。有體則是物之可用，故云「可得而用者也」。

是以君子將有為也，將有行也，問焉而以言。其受命也如嚮，無有遠近幽深，遂知來物。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與於此？

[疏]正義曰：「是以君子將有為也，將有行也，問焉而以言」者，既易道有四，是以君子將欲有所施為，將欲有所行，往占問其吉凶，而以言命蓍也。「其受命也如嚮」者，謂蓍受人命，報人吉凶，如嚮之應聲也。「無有遠近幽深」者，言易之告人吉凶，無問遠之與近，及幽遂深遠之處，悉皆告之也。「遂知來物」者，物，事也。然易以萬事告人，人因此遂知將來之事也。「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與於此」者，言易之功深如此，若非天下萬事之內，至極精妙，誰能參與於此，與易道同也。此已上論易道功深，告人吉凶，使豫知來事，故以此結之也。

參伍以變，錯綜其數，通其變，遂成天下之文；極其數，遂定天下之象。非天下之至變，其孰能與於此？

[疏]正義曰：「參伍以變」者，參，三也。伍，五也。或三或五，以相參合，以相改變。略舉三五，諸數皆然也。「錯綜其數」者，錯謂交錯，綜謂總聚，交錯裒聚其陰陽之數也。「通其變」者，由交錯總聚，通極其陰陽相變也。「遂成天地之文」者，以其相變，故能遂成就天地之文。若青赤相雜，故稱文也。「極其數，遂定天下之象」者，謂窮極其陰陽之數，以定天下萬物之象。猶若極二百一十六策，以定乾之老陽之象，窮一百四十四策，以定坤之老陰之象，舉此餘可知也。「非天下之至變，其孰能與於此」者，言此易之理，若非天下萬事至極之變化，誰能與於此者，言皆不能也。此結成易之變化之道，故更言「與於此」也。前《經》論易理深，故云「非天下之至精」。此《經》論極數變通，故云「非天下之至變」也。

易無思也，無為也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與於此？夫非忘象者，則無以制象。非遺數者，無以極數。至精者，無籌策而不可亂。至變者，體一而無不周。至神者，寂然而無不應。斯蓋功用之母，象數所由立，故曰非至精至變至神，則不得與於斯也。

[疏]「易無思」至「於此」。○正義曰：「易無思也，無為也」者，任運自然，不關心慮，是無思也；任運自動，不須營造，是無為也。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」者，既無思無為，故「寂然不動」。有感必應，萬事皆通，是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」也。故

謂事故，言通天下萬事也。「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與於此」者，言易理神功不測，非天下萬事之中，至極神妙，其孰能與於此也。此《經》明易理神妙不測，故云「非天下之至神」，若非天下之至神，誰能與於此也。○注「非忘象」。○正義曰：云「夫非忘象者，則無以制象」者，凡自有形象者，不可以制他物之形象，猶若海不能制山之形象，山不能制海之形象。遺忘已象者，乃能制眾物之形象也。「非遺數者，無以極數」者，若以數數物，則不能極其物數。猶若以萬而數，則不能苞億，以一億而數，則不能苞千億萬億。遺去數名者，則無所不苞。是非遺去其數，無以極盡於數也。言「至精者，無籌策而不可亂」者，以其心之至精，理在玄通，無不記億，雖無籌策，而不可亂也。言「至變者，體一而無不周」者，言至極曉達變理者，能體於淳一之理，其變通無不周遍。言雖萬類之變，同歸於一變也。「斯蓋功用之母，象數所由立」者，言至精、至變、至神，三者是物之功用之母。物之功用，象之與數，由此至精、至變、至神所由來，故云「象數所由立」也。言象之所以立有象者，豈由象而來，由太虛自然而有象也；數之所以有數者，豈由數而來，由太虛自然而有數也；是太虛之象，太虛之數，是其至精至變也。由其至精，故能制數；由其至變，故能制象。若非至精、至變、至神，則不得參與妙極之玄理也。

夫易，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。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。唯幾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務。極未形之理則曰深，適動微之會則曰幾。

[疏]正義曰：「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」者，言易道弘大，故聖人用之，所以窮極幽深，而研覈幾微也。「極深」者，則前《經》初一節云：「君子將有為，將有行，問焉而以言，其受命如嚮，無有遠近幽深」，是極深也。「研幾」者，上《經》次節云「參伍以變，錯綜其數，通其變，遂成天地之文；極其數，以定天下之象」，是研幾也。「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務」者，聖人用易道以極深，故聖人德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意，即是前《經》上節「問焉而以言，其受命如嚮」，「遂知來物」，是通天下之志也。「唯幾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務」者，聖人用易道以研幾，故聖人知事之幾微，是前《經》次節「參伍以變，錯綜其數，通其變，遂成天地之文」是也。幾者離無入有，是有初之微。以能知有初之微。則能興行其事，故能成天下之事務也。

唯神也，故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子曰：「易有聖人之道四焉」者，此之謂也。四者由聖道以成，故曰「聖人之道」。

[疏]正義曰：「唯神也，故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」者，此覆說上《經》下節易之神功也。

以無思無為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，故不須急疾，而事速成；不須行動，而理自至也。案下節云「唯深也」言「通天下之志」，「唯幾也」言「成天下之務」。今「唯神也」直云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」，不言「通天下」者，神則至理微妙，不可測知。無象無功，於天下之事，理絕名言，不可論也。故不云「成天下之功」也。子曰：「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，此之謂也」者，章首論聖人之道四焉，章中曆陳其三事，章末結而成之，故曰「聖人之道四焉」是此之謂也。章首「聖人之道有四」者，韓氏注云「此四者存乎器象，可得而用者」，則辭也，變也，象也，占也。是有形之物，形器可知也。若章中所陳則有三事，一是至精，精則唯深也。二是至變，變則唯幾也。三是至神，神則微妙無形，是其無也。神既無形，則章中三事，不得配章首四事。韓氏云「四者存乎器象」，故知章中三事，不得配章首四事者也。但行此四者，即能致章中三事。故章中曆陳三事，下總以「聖人之道四焉」結之也。

[疏]正義曰：「天一地二」至「謂之神」，此第十章也。前章論《易》有聖人之道四焉，以卜筮尚其占。此章明卜筮蓍龜所用，能通神知也。